

高建群 著

六六镇

长篇小说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六六镇

(陕)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文 镐

装帧设计: 李法明

六 六 镇

LIULIUZHEN

高 健 群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2 插页 400 千字

1994 年 12 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224—03752—4/I·869

定价: 16.80 元

作者小传

高建群(1954.1——)陕西临潼人。长期在陕北生活和工作,有过五年边防军的经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目前挂职黄陵县委副书记,专职创作。庄重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中篇小说奖获得者。著有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雕像》等十一部,散文集《新千字散文》、《东方金蔷薇》、《匈奴和匈奴之外》及诗集一部。

内 容 提 要

这是著名小说家高建群自《最后一个匈奴》之后，又创作的一部陕北题材的重要作品。作品一反前者的居高临下，而是就近写来，细针密线，描绘了人类生存图景的窘迫和无奈，凄凉与尴尬，并着力塑造了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张家山的形象，展现了这块土地的丰厚文化蕴藏。作品描写生动，故事奇诡，人物鲜明，情节夸张，应接不暇的世事纷争，花样翻新的乡间奇闻，跃然纸上。作者扎实的生活积累，圆熟地驾驭题材的功力，亦庄亦谑的叙事语言，对人类自身的痛苦思考，诸种因素聚合起来，令这部《六六镇》成为力作。

前 言

同样是两个状写高原的物什，《最后一个匈奴》气势逼人、目空天下，《六六镇》则趋向于平和，归附于东方幽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的一株有些奇异的果木。且让它枝叶婆娑，招摇于高雅殿堂与市井地摊之间吧。

是的，我希望两个标准都能够接受它。我是诚实地写作的。不要为我展现的生活的庸俗、悲凉和无奈而惊骇。我没有增之一分，也没有减之一分，我只是诚实地勾勒出人类的生存图景、生活原生态，如此而已。

我的手工作坊是怎么生产出这样一件工艺品的！我有些诧异。我觉得我还不能完全地认识它。是孽种吗？我不知道。

本书最初曾拟名《花案》。这是因为，书中的许多花花绿绿的事情和案件，都因“性”的因由而发。后来考虑到上面这个名字太俗，又考虑到书的主旨，乃是为了塑造这个高原传奇式的人物张家山，而张家山演出故事的地点是在六六镇，故易今名。

传统在消失，古典精神在消失，昨天的文化在消失。张家山这样的人物，也许是游荡在高原的最后的骑士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孩子们大约只能从老祖母讲的童话中，见识这一类人物了。“孩子这样想的时候，童年正在结束！”这是杨争光先生一篇小说中的话。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大智慧，一个大幽默，一个额上印着悲剧印记的

人。他的胸膛里，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善良”。因为这个，所有的微笑便蒙上一层苦涩的意蕴。

我过去在报纸上曾经和读者谈过这个人物。我说：“人类现阶段的无尽的烦恼，生活的纷纭万状，都要在这里表现。有一个人物叫张家山，他运用人类现成的规则和各种反规则的方法，来处理这种种世事纷争，给陷入窘境的生活的齿轮上膏些油，让它吱哑有声，继续旋转下去。”

张家山这个人物，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珂德。是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都高贵而善良、精明又愚蠢，都试图怀着中世纪梦想，去匡正社会。只是，较之唐吉珂德，张家山的时代，已经没有马可以代表了——瘦骨棱棱的、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因此，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深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

“今天，全城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姑娘们翩翩起舞，大家都在传递着一个动人的消息：他们中有一个人要去出发，征服世界了。此一刻，在这个世界上，大约没有人比他更高贵的了！”——这是人们，用给唐·吉珂德的话。如果人们，同样地将这话用给张家山，我将感激他。

本书的构思时间，用了一年。一年期间，我和著名剧作家张子良先生，曾数度深入到陕北的最僻远的山村，采访和深入生活。接着，我们用搜集到的素材，基本上是各写一半，完成了长篇电视系列剧《好戏连台》。这个长篇小说《六六镇》，是在我的那一半脚本的基础上，重新写作的。写作时间，从1994年7月17日看完世界杯足球赛后开始，到9月28日广岛亚运

会前一天完毕。

我原先想将它写成一部轻松的、调侃式的、可读性强些的、具有票房价值那样的作品，但是，在写作途中，我明白了，我不可能浅薄。这部小说，在具有以上的特征之外，它还是一部深刻的和严肃的作品。我像一个视世界为掌中之物的阴谋家，在自己的斗室里精心营造着它，夜以继日；并且手中叨着一支高档香烟，吞云吐雾。

作品完成了。我像交出一个自己生产出的婴儿一样，痛苦地交出它。它将离开我而独立存在了。此刻我眼睛有些潮湿，心中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我是有些太累了，容我下一段，休息休息，待体力有所恢复后，然后去新疆，完成我酝酿了二十年的另一长篇《要塞》。《要塞》的故事梗概，已先期发表在1995年第2期的《女友》杂志上。

再罗嗦几句。乌纳木诺曾经称他的国人唐·吉诃德，乃是西班牙的民族灵魂，西班牙委托一个叫唐·吉诃德的人做过的一个梦。这里，如果不算唐突的话，我想说，乌纳木诺的这段话，同样地可以帮助读者进入这个《六六镇》。

锣鼓长了没好戏。谨赘言于上。

高 建 群

1994.10.25 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心脏开花	(1)
第二章 敲银元	(29)
第三章 生男生女在于男	(53)
第四章 贺红梅告状	(82)
第五章 招夫养夫	(111)
第六章 杨树倒了	(148)
第七章 三轮四轮	(179)
第八章 碾盘事件	(214)
第九章 好狗照三家	(244)
第十章 凶咒	(271)
第十一章 舐犊之旅	(307)
第十二章 回头约 (上)	(340)
第十三章 回头约 (下)	(372)
第十四章 狗头岭奇案	(394)
附：我的责任编辑们	(424)
附：高建群主要作品年表	(458)

第一章 心脏开花

陕北地面，无定河以远，群山环拱中，有个小镇，叫六六镇。啥叫“六六”，这名字生得有些古怪。有好事的人，一番考证，从而知道了，这一处地面，正是当年陕北乡党李自成揭竿惹事的地方。

李自成把自己的年号叫“大顺”。“六六大顺”、“六六大顺”，却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口头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数目字，陕北人独喜欢这个“六”字，认为它大吉大利，大福大贵，而且言谈口语之间，将它和大顺联系起来，故有“六六大顺”之说。李自成当年给自己的王朝命名，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

考证认为，大顺王朝既殁，陕北乡党，捶胸顿足之余，将这个原来叫太平镇的地方，易名“六六镇”，算是对乡党的一点纪念。

偌大中国地面，若要刨根问底，想来这一类掌故，不在少数。仅就六六镇而言，它的治下的许多村名，许多姓氏都有讲究，稍稍刨根问底，都能找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

有个村子，通村姓“逄”。这个逄姓，就姓得有些古怪。原来这一村老少，却是皇子皇孙，金枝玉叶。历史上的某一次兵变中，帝王之家，乘一条船，仓皇出逃，溯黄河而上，落脚在此。原先的姓不敢姓了，就取一个“帝”，取一个“坐船旁”，权

且姓“逄”。

又有一个村子，通村的人，古历的正月十三这天，闭门不出。这是什么缘故？这个村子，通村姓“杨”，细细考察，却是当年杨家将的后裔们。杨家北征辽国，正月十三日那天，有过一次大的兵败，从此子子孙孙们在正月十三那天，闭门不出，羞于见人。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今日。

又有一个村子，通村姓张。老辈子传下话来，这是黄帝的第四个儿子的一拨后裔。原来，黄帝的这个儿子叫青羊。青羊发明了弓箭，仓颉造字，便取一个“弓”字，取一个“长”字，成为他的姓，从此这张姓人家绵绵延延，以至今日。

闲言少叙。却说这六六镇的来龙去脉，一旦考证出来，一时节，英雄了这一块地面上的人们，六六镇方圆的山山峁峁，贫瘠荒凉的山野之地，平空生出一股豪迈之气来。六六镇治下，有个张家畔村。这张家畔，正是陕北民歌“好女子出在张家畔”一句说的那个地方，这张家畔的张姓人家，亦正是传说中的那青羊的后裔。

这村子，有一个人叫张家山。张家山高高的身材，一张长脸，头上一一年四季蒙着个羊肚子手巾，上身是一件发了白的四个兜蓝制服，下身是一个大裆裤，大裆裤的裤角，总用一个带子束着，脚下，则是一双圆口布鞋。从冬到夏，他都这么个打扮，从不改样。

张家山当了一辈子村干部，尔格告老在家，躺在炕上，脊背背着炕石板等死。用他的话说：“老叫驴拉到背巷里了！”又说：“老猫不逼鼠了！”正在这样说着，六六镇的故事，传到了他的耳畔。本来是死眉搭眼的一个老汉，听到这传说，竟一下子不安生起来。张家山从炕上，一把拾起，猫着个腰，绕着自

家的窑院转了三天，主意拿定，然后丈二长的布腰带，往腰里一扎，脏尔巴唧的白羊肚子手巾往头上一围，气昂昂地来到六六镇，要闹一番世事。

适逢改革开放年月，六六镇上，一夜之间，生出许多专业个体，地摊铺面。张家山见了，嘿嘿一笑，托人上县城，办了营业执照，于是，一间民事调解所，鸣鞭开张。

张家山民事调解所，专以调解民事纠纷，说白道黑，摆平抹光为大要。儿歌唱道：“张家山，张家山，陕北出了个儿老汉，麻纸糊的一张脸，四处充好汉！”说的正是这张家山的日常行径。啥叫“儿”？陕北话中，“儿”字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的字眼。陕北人生性懒，遇到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不合常理的人物，双手一拍，哈哈大笑曰：“儿货！”不过公允地讲来，“儿老汉”这个称谓于张家山，却不算十分合适，我们知道，他所以老了老了，老不安生，却是因为这六六镇的地名，先人们的英雄豪迈的浪漫精神，在一个早晨，像一阵风一样地钻进了他的脑子里了。

所内收得一个面目慈善、菩萨心肠的老女人，人称谷子干妈。有知道的人说，这是张家山年轻时候的一个相好，张家畔的女儿。所内还收得一个半大后生，懵懵懂懂的李文化，一个半脑子，忙前忙后，算是仆从。

太平年间，人类猥琐，这六六镇及其方圆的卫星村庄，奇奇怪怪，蹊蹊跷跷，生出许多奇异怪诞的事情。如此闭塞的乡间，如此呆滞单调的环境，能有什么事情发生？所发生的事情，大都是些花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日鬼倒棒捶些事情，稀奇古怪些事情。这些事情总让人啼笑皆非。当然，怀着深刻的乡土观念、记着昨日的光荣的六六镇的人们会说，正是这半蛮

荒的土地，正是这封闭的环境，正是这些淳朴的山汉们，给和他们一个机会，他们立刻会像李自成一样横行天下。亲爱的读者，他们这样说是对的，至少讲故事的人这样认为。

张家山调解所，一经开业，四邻八村，昏昏晃晃，各样事情，纷至沓来。其中第一桩，最为尴尬，叫“心脏开花”，说的是一个寡妇的故事。

寡妇门前是非多。六六镇地面，有个田庄。田庄有个田寡妇。说话的当儿，这田寡妇，都五十三了。田寡妇膝下，有个独生子，叫田本宽。这天早晨，田本宽提了把镰刀，上山收秋，出得门来，见母亲拿了把扫帚，站在大门口。

田本宽是个粗人，见母亲在门口张望，心中不悦，叫一声：“我的娘，你不见有人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么！你放着逍遥不逍遥，放着自在不自在，整日价提着把扫帚，像个丧门星，站在门口招人眼目，做甚？你尿泡尿照照自格，看你是十七了，还是十八了！唉，老了老了，老不安生！”

这话说得有些馋火。田寡妇听了羞红了脸，低声斥责道：“好娃哩，你说起话来，咋仄塆半坡地，没个大小？旁人听见了，会笑话你的！娘再不好，好歹为生你，十月怀胎，疼过一回！”田寡妇说完，不再理会田本宽，双手抢了扫帚，开始在地上划。有灰尘轻轻地飘起来。

田寡妇手中的扫帚，是用高粱穗儿缚的。六六镇靠近蒙地，通常用的扫帚，是用芨芨草扎的，扎好以后，上面再安个把儿，俗称扫把。另一种是细扫帚，是用糜子杆儿缚的，为了有个区别，叫条帚，婆姨女子们扫炕用的。这田家窑院，早晨，田本宽已经用扫把划过一回，因此现在见了母亲这样，就给了些言语，细细想来，也不为过。

关于这扫帚的交代，也不算多余的笔墨，待会儿，田寡妇还要用这扫帚去派她的用场。这是后话。

田本宽在山上干到晌午端，回到家里，冰锅冷灶的，全不见田寡妇的踪影。田本宽以为自己早晨的话重了，惹得母亲不高兴了，也就没有在意，从馍笼里摸出两个馒头，又从窑院的空地上，拔下两根生葱，一阵狼吞虎咽。吃罢，又顺过瓢来，喝了一瓢凉水，算是对付着吃了顿饭，把肚皮哄住了。吃罢饭，依旧上山。

黄昏回来，满院寻找，仍不见田寡妇的踪影。田本宽这回才有些着急了。他站在硷畔上，可着嗓子，朝村子吼了一阵。这小小的田庄，巴掌大的一块方，以田本宽的大嗓门，焉有听不见的。可是吼归吼，就是不见田寡妇的人影。倒是有几个光头老汉，听到喊声，探了探头，就又缩回去了。没良法，田本宽只得叹息一声，又回到窑里。

正在无计可施之际，田本宽突然听到南窑里有响动。侧耳一听，却是老鼠在叫，“吱吱喳喳”的，像是在演戏。田本宽听了眼前一亮。这时天色已晚，南窑里没有装电灯，田本宽点了一盏油灯，向南窑走去。

陕北的窑洞住家，通常以三孔为一组。田家也是这样。中间一孔，算是正窑，由田寡妇住了；住家以外，兼作厨房。北边一孔，是田本宽住。南边的一孔，按照惯例，放些杂物。光景好的人家，这南窑里，会有一头驴子，一合柱子等等。田家的光景焦枯，因此这南窑只是空着，好在当年挖窑顺势在窑掌留了一面大炕，因此不至于显得过于空落。

推门进去，高举油灯一照，田本宽不由得哎呀一声大叫。只见窑掌的炕上，顺着炕沿，田寡妇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一群老

鼠，围着田寡妇，跳跳蹦蹦，想要下嘴，却又不敢，于是扭转屁股，伸出尾巴来，在人身上试探。听到响动，见了光亮，老鼠们“哗”的一声散了。灯影绰绰中，田本宽实指望母亲也能动上一动，可是这指望是落空了，母亲仍直挺挺地停在那里，纹丝不动。

田本宽大着胆子，走上前去，一手掌灯，腾出另一只手，朝田寡妇的嘴上，试探了一下，不见有气，就又将手伸到田寡妇项底下，想将她扶起来。奈何田寡妇全身已经梆硬，像一个直棍子一样，哪里折得回来。

田本宽年轻，没经过世事，见了这阵势，早吓得心惊肉跳，失魂落魄。他掷了油灯，大呐二喊起来。声音惊动了田庄村。

六六镇上，夜半三更，张家山民事调解所的大门，被敲得山响。张家山身沉，醒是醒了，却不开门，脊梁骨依旧贴在炕板上，问是谁。敲门的人乍着哭哭声喊：“张干大救我。”张家山说：你是谁，你不道出个名姓来，我不开门！来人说他叫田本宽，田庄的，他妈死了。张家山听了，倒是吃了一惊，赶紧下炕开门，嘴里念叨道：你是说田寡妇死了！那一天，我从田庄经过，还看见田寡妇提了把扫帚，炕畔上站着，面色红光光的。这婆姨，倒是走得快，怎么说死就悄没声息地死了！也不打个招呼，好相跟上！

田本宽进窑，接住话茬，说道：“我也是这么说，张干大！事情蹊跷，怕是叫人害死的！”

“人命关天，你该出去报官！”

“我找派出所了。派出所不管，说这叫‘自然死亡’！叫我不要声张，挖个坑坑，把我妈埋了，算了！”

“话咋能这样说，一满不负责！死的是一个大活人，又不是一只鸡，咋能这么草率！”

“我也说的是，张干大！你看，我跑了四十里山路，跑得一头的米汤，来搬你，就是求你到田庄走一趟的！这事得靠你做主。张干大，你给我个脸儿，咱们上路！”

张家山要田本宽先回去，自己明个儿一早就去田庄。田本宽说：“你可要当事！”张家山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咋会不当事的？赶明儿，张家山民事调解所，尽圪劳端，都到田庄去，连红砣砣章子也带上，就地办公，如何？”田本宽见说，心安了些，径自去了。

第二天早晨，太阳冒红，六六镇上，走出一干人马。张家山叨着一根烟袋，神色开朗，前头走着。见人咧嘴一笑，露出一颗铁质的门牙来，煞是有趣。谷子干妈摇摇晃晃地迈着一个“解放脚”，形影不离，跟在后边，拉在最后的是半大小子李文化，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一边走着，一边捧着一本闲书在看，高一脚低一脚的。

路旁，有一个小孩，站在那里撒尿，看见张家山一行过来了，小孩想收，收不住，只好转过身，背对大路，装作不知道路有人，继续撒。

谷子干妈见了，脸上有些挂不住，用手捂了眼睛，擦着路边走。

张家山见了，哈哈一笑，吆喝小孩：“转过来，让干大看，你交裆里，长了个什么？”

小孩也是一个怪物，撒尿的途中，用手扶着牛牛，扭过头来答道：“不用看，你哪也有！”

这话答得有水平，惹得张家山又笑。只是可怜了谷子干妈

了，山路狭窄，躲又没个躲处，只得硬着头皮，以手遮脸，从这一老一小中间，快步走过去。

“她有没有？”张家山指着闪身而过的谷子干妈。

“她没有！她是个窝窝！”小孩认真地答。认真中，且透出一份骄傲。

张家山击掌大笑。

“一对老烧包！”李文化这时候赶到了，他眼睛离了书本，不满地说道。

张家山收敛笑容，正经起来：“哎，李文化，你说说，这‘自然死亡’是咋回事？条文上是咋说的！”

说话间，四十里路到了尽头。眼前灰蒙蒙的一座黄土山，半山上，稀稀拉拉的一些窑洞，田庄到了。

田家窑院里，人声嚷嚷。好个田本宽，正在和“派出所”拌嘴。

“这世界就没个理论！好端端个人，说声死了，就死了！死了就死了吧，你们偏要给安个罪名，叫‘自然死亡’，大撒手不管。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她的事，得靠我出头！”田本宽说。

“你胡搅蛮缠！你胡搅蛮缠！”“派出所”说。

“派出所”是个矮矮的、胖胖的中年人，头有点秃，长着个气死怀娃婆姨的大肚子，公安半衫穿在身上，撑着圆滚滚的。本来“派出所”不是个人名，乡下人不懂这些，见大家都这样叫，以为是个人名，或者是个官位，就跟上叫，叫着叫着，就叫顺口了，后来是解下了，却也不再改口。

双方正在争执，田本宽眼亮，一扭头，看见张家山一行来了，登时变得气壮起来，叫道：“替我出头的人来了！”那“派